

香草天使

白色的羽毛
隨著一股氣流在我身邊圍繞著，
像是最後的道別，
然後一切歸於寧靜。
她…消失了…



橘樹◎著

香草天使／橘樹著；— 臺北市：華文網，

2001〔民90〕

面； 公分。 — （網路文學：12）

ISBN 957-459-389-4（平裝）

857.7

90020459



華文網・POD2館

最尊重作者與讀者的線上出版集團

www.book4u.com.tw

香草天使

出版者/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

第二出版事業部・POD2館

作者/橘樹

出版總監/王寶玲

行銷副總/陳金龍

總編輯/梁陵姝

執行副總/江媛珍

策略總監/林明環

文字編輯/林欣頤・陳韻如

美術設計/蓮花妹・Monday馬

郵撥帳號/19459863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（郵撥購買，請另付一成郵資）

物流中心/北縣中和中正路762號4樓

出版中心/台北市博愛路36號3樓

電話/（02）2331-5200 傳真/（02）2331-5211

內部物流系統電腦編號/BACL

實體總代理/創智文化有限公司

進退貨地址/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2段327巷3號4樓

電話/（02）2242-1566 傳真/（02）2242-2922

初版日期/2002年1月

香港總經銷/漢源文化有限公司

電話/852-2343-8466 傳真/852-2343-8440

進退貨地址/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55號開聯工業中心A座1226

線上總代理/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

請上**www.book4u.com.tw**華文電子書區，謝謝！

紙本書平台/ www.book4u.com.tw ● 華文網網路書店

瀏覽電子書/ www.book4u.com.tw ● 華文電子書中心

電子書下載/www.book4u.com.tw ● Online Book電子書中心

(Acrobat Reader)

● 電子書聯盟

(Neovue Reader)



走進教室，看起來學生大概只佔了教室的三分之一，我暗暗嘆了一口氣，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總是習慣蹺課？明明一開學的時候課堂裡擠得滿坑滿谷的都是人，之後人數就成等差級數地慢慢遞減，即使現在是這學期倒數第二堂課了，學生人數依舊是只有我點名單上的三分之一而已，其中還不包括今天準備上台演講的同學。

夏天難得的陰冷天氣，也許是讓學生寧願昏昏欲睡也不願意爬起來上課的原因吧！我看了看窗外灰濛濛的天空，還微微飄著細雨，突然心裡有一種異常熟悉的感覺，好像有什麼東西，一個我曾經很掛念的東西，等會就會出現了。空氣裡的青草香飄了進來，我深呼吸一口，打開了講台上的麥克風，開始上課。

上到第十五分鐘的時候，我眼睛一亮，一個身穿白色襯衫水藍色短裙的長頭髮女生，小心翼翼地从教室的後門走了進來，安靜地找了個空位坐

香草天使

下，抬頭凝神靜聽。我不得不想起剛剛的預感，原來將會出現的熟悉的東西，是她？

心跳微微加快了兩分鐘後，我要自己鎮定，現在是上課中可不能失態。還記得第一次見她上台報告，被她那雙美麗的棕色眼睛盯著看了幾次後，上台講話就變得結結巴巴起來，連唸段課文都可以東跳西跳不知道自己在看哪裡。

她怎麼會在這裡出現？

她是以前上過我課的學生，叫做夏若茵，很美的一個名字，就像她的人一樣。我偷偷地打量著她，發現她幾乎沒有什麼改變，只是頭髮長長了，以前記得只到肩膀，現在已經快到腰際了。她還是像以前一樣，聽著聽著就是用手撐起臉頰，一面在寫著筆記，一面不時抬頭望望我：或是說不是看我，只是習慣性地看著講台的方向，我剛好被她眼角餘光掃進。





也許是因為她的出現，這堂課的時間過得異常的快，不一會我就聽見下課鈴聲，也看見她收了收東西走出教室。其實我有點想叫住她，問問她好不好？最近過得如何？一個老師這樣關懷學生應該不為過吧？但是一見到她的身影我卻又退縮了，提不起勇氣走上前，就像去年我明知道她要畢業，是最後一次來我班上考期末考的時候，我也是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帶著憂鬱的臉龐，穿上灰色的毛料大衣，走到我面前遞上期末考考卷後，走出教室的門，一去不回頭。

望著她的背影離去，我覺得心裡像是有什麼東西，被她帶走了一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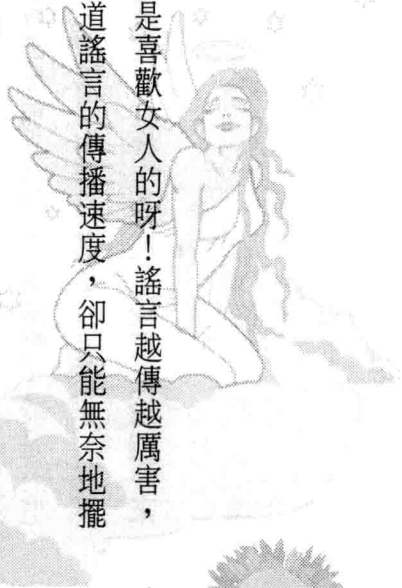
不知道她有沒有聽過一些無聊的耳語？因為我做的是同志研究，又開了一門同志研究的課，加上三不五時會去參加支持同志的活動，於是有些系上的女學生開始謠傳我也是個同志。剛聽到的時候真是啼笑皆非，我不討厭同志，也許我在學術上對同志的興趣比女權主義或是後殖民論述要來

香草天使

的大，但在實際的感情生活上，我還是喜歡女人的呀！謠言越傳越厲害，我已經可以在班上女學生的眼光中知道謠言的傳播速度，卻只能無奈地擺手繼續上課。

算了！被誤為同志也好，至少不會像其他年輕教授常常被女學生的熱情壓得透不過氣來，每天嬌膩地在身邊教授長教授短，不然就是鮮花卡片定時在情人節出現，弄得這些年輕教授不知道該怎麼回家向老婆交代，反而羨慕起我的雲淡風輕，身邊一點男女關係的麻煩都沒有，每次聽到他們這樣說，我就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？

當然還是有人知道真相會為我澄清，但人們總是相信他們願意去相信的，我深深明白這個道理，也不再多說什麼。唯一會擔心的是，不知道她有沒有聽過這個傳聞？如果真聽到了（我想機會是九成以上），會有什麼樣的反應？





是的，我喜歡她。從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對她深有好感。我特意記下她的名字，改她作業的時候特別仔細，改她考卷的時候不忘加上幾句別人都沒有的評語，聽她報告的時候特別認真，她那份為了報告做的講義還好好地收在我的檔案夾裡。

但是我從來不敢表露出自己的感情，因為她似乎總是對我漠不在乎。當別的女同學一下課就來纏著我問東問西的時候，她卻俐落地穿著體育服拿著網球拍，走出教室去上體育課；在我是同志的謠言還沒有傳開以前，班上的女同學上課時常會用一種癡迷愛慕的眼神投向我，讓我懷疑他們到底有沒有認真上課，這時候她總是低著頭，專心地在課本上尋找我剛剛唸過的段落，仔細地用黃色的蠟筆做上記號；拿到考卷時她對上頭的評語似乎也沒特別在意，看了看，就隨手收進背包裡，繼續翻著課本。

只有那一次她上台報告的時候，我總算正眼看了她，說「驚心動魄」

香草天使

好像有點對不起她，但只有這句成語可以形容我當時的感覺。她準備之充分霎時把其他同學都比了下去，在台上不疾不徐的風度，更讓我有點自慚形穢，彷彿她才是授課的教授，我只是個不用功的學生。而她美麗的棕色眼睛，一盯住人的時候彷彿有一種魔力，讓我捨不得離開，只能呆呆地望著她，看著她小巧的嘴一開一合，腦袋裡卻聽不到任何聲音。

我真的被嚇到了，她真的不是一個普通女孩子而已。

上課鈴聲打斷了我的回憶，匆匆忙忙跑進教室，她已經不見了。這堂課是同學上台報告，也許她不想聽吧！我挑了個前頭不起眼的位置坐下，表面上裝著認真聽同學的報告，骨子裡卻不斷地發問：她今天為什麼會在這裡出現？她不是已經畢業了嗎？聽以前教過她的教授說，她打算出國留學，為什麼現在還在台灣？為什麼要來聽這堂課？是真的有興趣？還是：最後一個問題讓我有點心猿意馬起來，但隨後又陷入一種患得患失的情





緒。

因為如果她真的是來看我的，直到她下課離去前我卻都沒有和她說一句話。

（唉！我又要怎麼開口呢？連以前她在我班上的時候，我們講過的話都不超過三句，這時候裝親切跑上去問候，萬一她真的只是來聽課不是來看人，那豈不是糗大了？）如果不是，那麼原來我在她心裡從來就沒有有一個定位，也許她只知道我的名字，記得我曾經教過她，如此而已。

那組報告的同學也算他們倒楣，我並沒有認真在聽，回頭看看同學們有不少已經睡得東倒西歪，想必報告內容也不怎麼精彩。我搖搖頭，大筆一揮，每個人七十分了事，不想再費神，心裡只掛念著她的驚鴻一瞥，為何總是能讓自己魂縈夢牽，總要過好久好久才能將她的情影淡忘。

就在好不容易快要忘記她曾經在三個月前出現過的時候，發生了一件

香草天使

事情，讓我再也不能忽略她。

那天剛開學，我照例到系辦公室裡去拿點名單，推開門，又是那種熟悉的氣流，我不禁愣了愣，難道：心臟開始不住地加快速度。聽到開門的聲音，新來的助教從桌子後頭站起身來，美麗的棕色眼睛和小巧的嘴巴，還有那一頭長髮：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！吃驚得說不出話來。

倒是她見著我這副瞪大眼睛的模樣，偷偷笑了起來，喚了我一聲朱老師後，遞上我的點名單。我失態地接過點名單，看見她手腕上有一個羽毛狀的淡淡胎記。她又喚我，原來我只顧拿著點名單，沒注意自己擋了別人的路，系主任乾咳了兩聲我都沒聽見，我只聽見她喚我的聲音，甜美溫柔的聲音。

「你……」我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，她依舊站在那頭安靜地望著我微笑。
「朱老師，我來介紹，這是新來的辦公室助教，夏若茵，以前也是系上





的學生。」系主任見場面有點尷尬，熟練地出來打著圓場。

「我：我知道。」我還是結結巴巴。

「朱老師，叫我若茵就可以了。」

「嗯……」我僵硬地微笑，還是叫不出口。

「朱老師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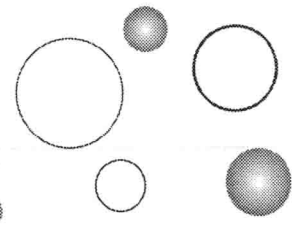
「嗯？」

「上課鐘……響很久了喔！」她忍住笑說著。

「喔！對喔！我先去上課了！再……再見！」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！再見？為什麼我要說再見？只不過去上個課而已，為什麼突然說個再見？

只見系主任又乾咳了幾聲，我連忙抓起點名單就衝出辦公室，才衝出門跑了幾步，她突然跑出來喊著：「朱老師！您的上課教室不在那邊，跑

香草天使



錯方向囉！」她笑著指指文學院對面的教室大樓，我尷尬地收住腳步，慢慢地走向她指的方向，我告訴自己不能再慌張了，免得又再鬧笑話。

原來她就是辦公室的新助教，這樣一來不是可以常常見到她了嗎？但卻又不盡然如此。雖然知道她每天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都會待在同一個地方，我卻找不到理由去看看她。在這裡我本來都是有課才來學校，一個星期來不到三天，來了通常也只是待在自己的研究室裡準備教材，沒什麼機會走到辦公室裡去。

知道她每天就在辦公室裡後，我每次到學校都會刻意經過辦公室的門前，趁沒人注意的時候偷偷望向裡面一兩秒，希望看看她在做什麼。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每次我往裡一望，就會見到她正好抬起頭來對著我笑，讓我馬上心跳瞬間超過一百，趕忙不好意思地把臉別過去，三步併做兩步地走進飄著潮溼氣味的研究室。





她知道我的。也許她知道我喜歡她？我放下背包這樣想著，根本沒心思去準備等會上課的教材。總要找個機會和她說說話吧！我在心裡這樣驅策自己，可是每次見到辦公室裡的其他人，就實在沒有勇氣去推開那扇門，和她說說話。說什麼好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唉！難道我註定只能一個學期裡和她說話兩次？一次是開學，一次是期末，開學拿點名單，期末遞成續單。



「大哥我幫你下個愛情咒吧！」二弟抱著一個大鍋子這樣問我，他看出來我開始為愛情煩惱了。我委婉地拒絕了，二弟的魔法老是錯誤百出是主要原因，另外一個原因是，我不想藉由咒語讓一個女人愛上我，對我來說這是不自然的。一個女人愛上一個男人應該是出自真心，而不是藉由咒

香草天使

語的誘惑。

二弟拿了個鍋柄敲敲我的頭，暗暗搖頭說我沒救了，放著大好天分不用，現在連他想要幫忙都吃了閉門羹。

「你就甘心當一個凡人，放著滿身的天賦不用？」他一面舔舔自己剛煮出來的大雜燴一面問我。

「跟你說過多少次，我寧願選擇當個凡人也不要像你們一樣成天躲躲閃閃的。」我沒好氣地說著，這個問題已經砸在我身上不知幾百次了，為什麼他們還是不饒過我？

「好吧好吧！誰會相信堂堂大學教授骨子裡居然有魔法師的血統？」二弟舔舔嘴，似乎不太滿意煮出來的味道。「真是太不公平了！大哥你身為長子，繼承下來的靈力最強卻不肯用，我想要施個小法術卻要養精蓄銳好幾個月，還要挑滿月的日子才能成功，根本只是個二愣子，要是你的能力





給我有多好？」他皺皺眉，看起來這鍋大雜燴是煮失敗了。「看來還是要抓隻壁虎才行……」他喃喃地說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我剛剛好像聽到「壁虎」兩個字？

「嗯？你聽到什麼了嗎？」他故意張大眼睛裝清純地望著我。

「又在調皮？都幾歲的人了？」我有點不屑地說，知道他只是在開玩笑，還不至於真的抓隻壁虎下鍋煮大雜燴。

二弟做了個鬼臉跑回廚房去了，我一個人倒在沙發裡，心裡想的卻是她。

要是她知道了我的家族背景，不知道會不會接受？

也難怪，都已經是可以隨意搞個複製人的二十一世紀了，誰還會相信古老的魔法巫術？連我自己都不太願意去相信了，何況是她呢？我無奈地嘆了一口氣，心想這是什麼世界嘛！存在的矛盾這麼多，卻很少人能發

香草天使

現，只是用著自己所相信的感官去過生活，拒絕相信另一個神祕的空間。

我，朱偉誠（很中國化的名字吧！），表面上是個大學教授，其實卻是薩依家族嫡傳的第十五代長子。明明聽起來是個歐化的名字是吧？！那是因為祖先後來飄洋過海移民到美國，後來經過幾次和東方人的混血後，漸漸就失去了原有血統的純正。我的父親就是一個中亞混血兒，娶了一個大陸的女孩子，終於生下了純黃種人的我，還讓我隨母姓，取了一個中文名

字。

我的二弟和我不同一個母親，小弟則是父親的情婦生的。二弟的母親是個英國人，所以他看起來比較像個外國人，膚色比較白，眼睛則是漂亮的藍色（不像我真是純種黃種人純到家了，連身高都只有150出頭而已），人高馬大的受到不少女孩子的青睞。小弟，叛逆少年一個，我們不知道他的母親是誰，只知道父親突然有一天帶著衣衫狼狽的他到家裡，說從此以

